

悼念慈航法師文

章嘉

濃聞慈航法師解脫消息，使我驚心動魄，眼淚橫流！若按佛教精神，當視為超昇極樂，尚有何憾？惟念當此佛敎人材缺乏之際，豈能無動於中乎！慈航法師品學兼優，著述宏富，久為社會同道所推崇，稱為佛敎中柱石，實非是妄言；尤其淡視財物，有輒施捨，更熱心教育事業，培植青年，苦心教誨，孜孜不倦。若此菩薩心腸，試思誰能望其項背也，至於歷年在佛敎的貢獻，斑斑可紀，勿須再事瑣染。以往曾備遊佛敎國家，弘法佈道，早蒙譽聲於國際間，昔時僅是耳聞等譽，而未獲親睹晤教；迨來台後，始過從已多，藉聆高道議論，使我益為傾心折服！雖然，彼謙為懷，降而皈依，但是站在佛敎立場，研究教義，從而互相砥礪，庶兩有裨益與觀摩，良為快慰，不料好境未久，天奪我良友，遽爾撒手西歸，我非木石，能無痛于衷，豈惟私情有所感系，實對我佛敎前途，亦屬不幸，關其生平燦爛事蹟，不勝枚舉，希望同教諸友，多方搜羅，彙集為巨冊，留傳後世，發揮其光芒於無窮，法師雖然體解脫，而精神不滅，永遠照耀於我們道友腦海中，遠無止期。茲為悼思慈航法師，謹書短文，聊舒我懷悲痛，默祝靈魂安息！

哭慈航法師

道源

慈航法師是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，一旦永別，曷勝悲痛！謹追述過去之因緣，以誌哀悼！

一、金陵結拜

民國十七年秋，太虛大師在南京毘盧寺創辦「僧伽訓練班」。此時虛大師正遊化西歐。這個訓練班定期六個月，從開始到結束，都是由唐大圓居士主持的。我是學僧，慈師任庶務。同學們大都自命為「新僧」，好像自創一種新風氣，誰都不願穿海青拿念珠，因為那樣便似乎是「老僧」了。我冷眼看見慈師搭衣持具到大殿裏去拜佛！不但早晚如此，而且天天如此！出家人搭袈裟拜佛，算甚麼了不得？然而在彼時彼地，確是難能可貴甚為希有了！由此，我對慈師起了尊敬心，也就願意和他多談談。談起過去的「參學」：「宗下」他住過高旻寺禪堂，而且當過該寺的「維那」。「教下」他聽度厄老法師講過楞嚴，而且代度老講過「大座」。談到現在的佛敎：他認為：「老僧」缺少知識，而「新僧」缺少行持，同為現在佛敎的大病！再談到將來的願心，他說：「假若我有了「地方」，我一定要辦僧教育；但是「上殿」「過堂」等「叢林」的規矩要保存。」我們談談談談覺着志同道合，於是跑到香林寺大殿裏「拜同參」。他三十三歲是哥哥，我二十八歲是小弟。雖然後來想起來，這種類似俗人的舉動，未免貽笑大方；可是我們得兄弟道弟，直至今日。

二、安慶同事

十八年春，由南京毘盧寺瑞生老法師介紹，慈師任安慶迎江寺住持，約我同往。我們今既有了「地方」自當依願起行。於是，創辦佛敎研究部，以教育僧衆；教學的方法，以佛學為主，世學為輔；「上殿」「過堂」等，都依照「叢林」的規矩。成立星期念佛會，以攝授信衆。又組織義務夜校，以化導社會。頗有一番興隆氣象！嗣以擴充僧教育，又聘請來許多位法師。這時，事務教務都有了人，而且有了很多的人；於是我就離開了慈師。

三、南北分道

之後，慈師由香港到南洋。我則由北平到張垣。愈離愈遠，致使一二十年未見面！每有南望雲天，思我舊雨之感！

四、台島重逢

三十六年多，我由北方到上海，依止白聖法師；白師亦我廿餘年之老友。三十八年春，我同白師來臺灣，住臺

慈師圓寂記

慧定

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是我中國佛敎最不幸的日子；又是我不能忘記的一天。這天下午，我和師兄從外面回來，路上，遇到×同學，她告訴我：「慈老法師吃過中飯以後，倒（十二時十分）突然患腦溢血，倒在懷疑，（想到前天我陪師兄去參訪，他老人家還好好的和我們說：出關以後要到朝元寺去講經給我們聽）以為是聽錯了話，於是重復問她，而她流着眼淚答應我說是真的。由此我的心在卜卜地跳，我的腿在顫地抖；彷彿我全身的一切，完全不屬於我自己的一樣；一面流下辛酸淚，一面望着彌勒內院，好像腳踏不到地一樣很快的走回來。到了靜修院時，放下包袱，掉了傘，馬上就趕上去看老法師；那時他老人家已經不知人事了，眼睛也不會注視我了。我只聽到他急急的呼吸，和看見大夫在打針，當時我的心急得真想喊一聲老法師！但拾起頭一看貼在壁上的老法師絕筆，是這樣寫着：「敬告師友：承筆意來看視者，只可在窗口外探望代念觀音菩薩聖號，切忌手摸頭額，胸口，手脈及鼻息，不但與我無益，反害與我，六十高齡，我已歡喜捨壽，切忌醫藥針灸！慈航親筆謝。」於是，我忍耐着內心念觀音菩薩聖號，身心懇切的祈禱老法師能够恢復原有的健康，再和我們講課。可是人的希望往往違背現實的，差不多九點多鐘的時候吧！「老法師快要圓寂了，大家趕快上山念佛去吧！」這個不幸的噩耗像霹靂一聲，由×同學從山上帶下來。當時我聽了這消息時又趕快爬上去，一會兒在我們的念佛聲中就安祥入

善寺。而慈師已先於三十七年來臺；他住中壢圓光寺，我去看他，故知重逢，無任欣慰！

五、患難相共

三十八年農曆五月底，我去新竹靈隱寺養病。六月初一，慈師帶領十幾個學僧，亦到靈隱寺。據云：圓光寺之佛學院已結業。因經費短絀，不能續辦。現由靈隱寺住持無上法師發心，遷到這裏，繼續開辦。並要我給同學們講大乘起信論。我與慈師，久別重逢，已屬難得；而今竟同住一寺，寧非希有因緣！為學僧講課，更是義不容辭；故我雖有病，亦欣然應諾。爰於初八日開學上課。詎知好景不常，橫禍飛來！新竹市警察局竟把我們師生十三人，送到臺北刑警隊「關起來！」我與慈師自安慶分手以後，天南地北，相去不知幾千里！而今不但同處一地，同往一寺，並且遇了患難，同關在一個「鐵籠子」裏，豈非前世之業因所定。幸有董正之、丁俊生、廖華平等諸大居士奔走營救，得獲釋放；然歷時二十日，已飽嚼鐵窗風味了！

六、先我而逝

對於此次牢獄之災，雖然觀想着這是前生的業感，不敢怨天尤人；而「此地與我無緣」的念頭，却油然而生！經慈師一再勸慰，方暫忍留。

基隆寶明寺，為請慈師講經，新起一座講堂；講堂落成，請他去開講，他轉介紹我去。他說：「當法師的有經可講，即是有事可做，免得你再打「此地無緣」的妄想呀！其愛護之心，真是無微不至了！」

是年多，我在寶明寺講了一部金剛經。我本來有心臟病，在講經期間，左邊頭部又時感痠疼。講經圓滿後，回十普寺「過年。」仍然頭疼。正月初六日晚，忽覺心臟無力！延醫診視，認為病勢嚴重！次日晨，白師送我到醫院，詎住院數日，更加嚴重！慈師聞訊，由汐止靜修院趕來，他撫摩着我的頭，哽咽着說：「佛教沒有人，你怎麼好死呢？」我喘着氣說：「我的大願未了，我也不願意死啊！」相對大哭一場！十三日晚，我已不行了，和殮儀館也聯絡好了，只等斷這口氣了！十四日晨，不知怎麼又會活轉來！一直活到現在。現在雖然還活着，可是心臟病頭疼病，仍不時復發！我已變成只能吃佛教的飯，而不能給佛教做事的廢人了！

慈師的年齡，雖然比我大五歲，可是比較起來，我好像比他還大十幾歲。尤其他那金剛似的身體，從來沒有害過病。他對於佛教，更是誓願宏深！這樣富於生命，富於慧命的人，怎麼會先我而逝呢？然而他於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竟先我而逝了！嗚呼！朋友無量數，知已有幾人？而我這位知己的老友，確實是一位宏法的健將！不應當死的人，忽然死了！我焉能不哭！我不但為我自己哭，同時要為佛教哭，為眾生哭！具縛凡夫的我，怎麼能不哭呢!!!

哀 慈 師

默 如

我和慈師的因緣，在他這去世的這紀念專號上寫出來，以為友誼的紀實，也是使我哀思他而不忘情的表現。慈師是閩院的高才生，我是閩院第二屆的插級生，他是介於第一屆和第二屆之間，適他去而我來，可以說是前後未得相見的同學。後來，我由閩回蘇。我的形影，總是來來去去的沒有能離常州天寧寺。慈師有一次到天寧來，全體師生歡迎他到學院裡演講，他的輕言談話，他的手勢目眺，他的雅逸閒情，他的精神動作，却印映在每個聽眾的心頭上，至今使我而有一種清涼愉悅的回味哩！

到臺灣來，是我和慈師第二次晤語。屢中由醒師的紹介。他的願心毅力很大，菩薩心腸。大陸來的師友學僧，他是沒有親疎的一律平等的加以攝受和安撫，尤其是一班青年僧，更仗他的慈悲殷勤而達到光明之路，我說他是個菩薩，想大家都能表示同情的！

滅了。當我見到老法師那樣靜悄悄去了的時候，我的全身的毛孔豎起，循環的血液也將凝結，若不是那法華關還沒有開的話，我真想跪在老法師面前大哭一場！不但我一個人是這樣悲傷，就是所有在場的人都是滿眶淚水，滿面悲傷，可見我們的法師的慈悲心普遍到每一個人的腦海裡啊！

當天晚上我們雖在講堂輪流念佛念到天亮，但我想從今以後，不能再看到老法師的慈容，不能再聽到他老人家的法音時，起伏的思潮翻滾在我的胸中，往昔的回憶佔據了我的心房，我這不悲而傷，老法師呵！老法師！我們大家所崇拜的！呵！老法師！您就真的這樣忍心放下老法師的佛敎，放下嗷嗷待哺的僧青年而去了嗎？

這時候我才想起老法師對我說的話。他老人家說：他出關以後要到我們的小地方！朝元寺去講楞嚴正脈給我們聽；可是講到最後一句又這樣說：「我也騙你們，你們也騙我啊！」當時我真是萬萬料想不到他老人家的會騙我們。

自去年他老人家慈悲叫我來親近他老人家以來已一年多了。這一年當中他老人家最使我崇拜與佩服的那就是慈悲喜捨心，平等心，誨人不倦的犧牲的偉大精神，關於他老人家的慈悲喜捨，菩薩心腸，我相信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明白，他無論對於男的愛護，女的關心的，他拿他老人家的平等心呢？假若有人到了一個什麼東西供養他老人家，他到一個不肯自己一個人吃，一定要分給人家，不憚的犧牲偉大精神呢？他老人家一生都是為了佛敎，都是為記